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附六

去人周子良字元猷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
 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
 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為胄族江左有開
 晚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胡舉秀才宋江夏
 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
 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
 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
 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
 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
 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
 明星里恭歲為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
 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愠
 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遠永嘉天監七年隱居
 東遊海嶽權住永寧青嶠山隱居入東本往
 餘姚乘海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
 來掣船直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
 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
 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愁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

識今討爰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
 不爾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
 伏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
 公禁虎豹符使專心於太極之務凡好書畫
 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及木溜
 且夕承奉必盡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
 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
 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
 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
 寢卧彌淪良久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深加
 辯切乃願說所見具如別記自爾於四五旬
 中大覺為異恒垂簾掩扉斷人入室燒香獨
 住日中止進一升密餐周家本事故神姨舅
 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邪氣亟
 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究自
 懷愁慮為復斷隔耳於是眾人莫測可否相
 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窺受真旨今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
 常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
 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

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為然而能濟濟修
 公正纖毫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遂須別宇
 託以方便冒求構立雖建三間齋屋經時未
 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辦急戶牖簾至十
 九乃竟親屬道義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
 潛形側容並莫知所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
 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洗以文簿器物料付
 何文幸爾夕自移衾枕出所住解云當暫齋
 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在家廨及還館中
 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淨衣
 與文幸基博讀書而屢瞻景景至日映後便
 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
 道眾徑出還所住解住解屋惟有三間在
東一間西二間亦安西
滿坐並有眾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聞其弟
 名子平往看正見於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
 湯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
 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鑰中溫半升酒子平
 馳還說此姨母驚怪亟令走往已正見偃卧
 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

105 A 24-6

便悲呼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
莫聲呼莫聲呼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
巾轉猶舉手再過正中須臾氣絕時用香爐
燒一片薰陸如雞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
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上止著

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帶脫羣襦卷辟之
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服以
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窆塚於東岡十一
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即捧土成培此後音
影寂寥未通窳窳將同人神之隔焉機會俟
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記中今
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
又爾曰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
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
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隄東山諸道士並
是告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
還仍作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錯中猶
如常酒氣瓦盆中已被水盪無氣都不見藥
蹤迹竟不測何所因託然記中得承師既
悅慨此事追恨不早研究函令人委曲檢

諸僮獲獲觀遺記而永無一札文章云一十
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
必昏已焚毀慎惜彌切心猶未弭十一月且
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投一大
函登嶠嶽鈎取拜請將還開視即是從來受

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
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略舉
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
不存錄為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刊今以
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
已得閑靜後既混糝恒親紛紛不展避人題
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
何限惜手弗問此師之智矣所封山中皆散
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
一條又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
焚故也亦可疑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
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
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
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今改未用墨
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傳召真旨令告知此

不得不說所可指的唯此四事自餘或有訪
問皆依遠末略初不顯詔又師經一過因辭
訪移朱陽及有所當事後屢問蒙答以不每
云未報遂不顯言今料視定已有答尋此當
是恐問便有酬者則人人因託不少若不為

問則被人責若悉為問便忤冥旨是以皆匿
隱之此記中多有真法字并諸教戒便同
保經語之例皆須淨潔津中沐浴燒香
乃看之若欲傳寫亦應先問告衆周所住解
庭壇有數株大柏樹其戶前一樹甚豐茂甲
午年臘月望日忽見有如糖灑徧樹上下中
間尤多于時瞽許華陽都講丁景遠來看徐
普明並見之驚問見此甘露降下家人不欲
顯此事仍戲言向小兒以糖沃之耳因共搗
膏正如蜜味亟折兩枝見示以插戶簾上十
餘日猶在按諸國甘露降竹扣乃是瑞氣降
對戶者獨備必當是欲顯已又周所住屋南
應有神靈降引之事故也步廊夾兩邊種竹竹根穿入廊下乙未年五
月十八日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為謝家大
齋三日竟散齋日中後其舅暫還解見步
廊竹根生一筍三寸已上分為二條並抽筠

籜齊長九寸昨都不見而今忽有普明知是
異恐小兒拔弄仍折取來中堂遍示諸道士
咸共嗟歎未嘗有此隱居深恨不置今成竹
又恐爛壞乃多乾錄之即日猶在按竹是星
州人作同心竹皆一竿竹在中夾而
別州人作同心竹皆一竿竹在中夾而

四月未嘗有一竹而分爲兩節共本各未嘗
此月二十二日夏至日便有感得事當是復
表其符合歎又周移朱陽館於東二屋積
有相竹之德也
茅在屋東其後屋後殘茅周往更斂積忽見
一白龜可長六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
唯飯上有四黑文狀如書字不可識捉取洗
弄良久乃欲得還意不敢遂放之還即向其

家說此按此本實物之書先知又出積茅之
近道士多云此谷間事有一白龜人欲取而
失去疑此龜當是而數百
步來此積茅中第恐有以也
右此追記憶見其經有此諸異事二條

啓事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
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
上呈但其覆障疑網不早信悟追自亂悼分
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開情謹啓

十二月十六日

勅答

省跋并見周氏遺跡其言顯然符驗前誌二
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
一一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筆神

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岡隱齋葉限下
獲即得啓聞後撰寫遺記畢方遣潘中正
出啓上呈

聖上登於內殿開讀四卷委曲備小事事
顧問亦隨事奉答

右周傳

五月事一係本寫即事有
隱者今未注錄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
月二十三日乙丑也在
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
在阿
姨母所中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
永嘉病十餘日正兩姨盡隱居若焉救治仍
捨給焉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
口鼻眉多少有鬚背白色年可四十許著
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
許帶囊囊囊作龍頭足著兩頭烏鳥紫色
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柁作

兩髻髻如永嘉老婢髻此髻法寬極
垂至額也紫衫青
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
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
自履躡悉有所執一人披坐席一人把如意
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

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纖纖狀如毛
羽又似絲帛班駁可愛纖形圓深柄黑色極
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
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林上席白色有
光明草縷如郝子但纖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歛面云

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
尺悉在按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
屋是西廂有兩間去堂屋止三間步障子云
太近後恐是通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
近後之時住屋東向北邊按戶五尺眠牀約
西壁即所畫畫者頭百西按符見外又一
又安北壁即于平牀也一方五尺安窓下地
書按東向現本在按北頭筆格在窓側故移
法按也問左右那不將凡來答曰官近行不
將來乃謂子良白我是此山府丞嘉嘉卿無德
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末答云于時自覺
起則分明而
人見身猶卧
似促不自解仍問曰今是吉日日已欲中卿

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晚齋法又日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恒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繳欲倒仍令左右看繳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繳邊左右以手

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堦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間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

令裸身善神見之小兒名志五五歲是道上月夏月又問即善何人子良答家在禾

嘉依陰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為人所歸投即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隱居蓮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

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

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回來有文書事未了

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

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而事不出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為人實依依於世上

死為神則應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為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為

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

自初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為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

辜起上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最吾言勿

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燕知之無嫌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今若吳婁

劉白是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

輕濟慢其輩無知事延家王門是前中孫開外鏡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歷四問東二

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為治療腹中

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為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

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瑛母所以自說病但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令春等去便下

塔而滅有神出入經方乃並非不致而亦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蠱曰蠱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進備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

者唯三人衣色黑曉曉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

為定錄府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名界有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

兄弟兄弟定錄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記人罪福過遠卿聞二君

及府中諸監俸選卿為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為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為宜卿向酬對承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

爾為委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予以初起裝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子良顯此乃笑曰人見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誰須又曰紙紙記為好子良曰下作下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世未解字已揚并先述亦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

爾既未能餐霞飲景已求真徒在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得其力耳五藏全其

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四體虛羸精神枯槁寒真期未可立待即亦可且伺二星以通其

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面形模若為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常以

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首向子良因

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安二星置網之頭當相告也此非二又安此更

問答此是也當曉告於心何之見則折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令人知何又曰吾今去勿輕示時人知則不可見也

人世上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薄白麻相接觸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華陽中不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

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親上經性謹直亦不講求請追恨不得以諸具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為

凡此三條皆髮鬚夢耳不正分明又別夢見懸巖峙壁巖巖若似青嶂中某在

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

老子也相對而談某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

知為坐為卧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

往有躡易字當是受旨時勿勿後更思憶改

之昔揚君迹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日錄相應無闕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